

# 賽珍珠自傳(一)

賽珍珠著  
郭功雋摘譯

## 我的多元世界

### 前言

首先我請讀者了解這是個人的一些記錄。以時間為唯一線索，把不同地方、不同人們、各層次的事物串連在一起，藉以反映我的真實生活。我的世界分據地球東、西兩端，是用我的歲月使它們相連結的。我投入的時代，益以我的生性愛好，塑造我以寫作為業，迫使我深入的感受、觀察家庭和許多外人的生涯。

### 幼時隨雙親到中國

我有幸出生在最聾動、最萌芽的一個新生代。父母是一對甘願冒險、富理想熱情的年輕夫妻。沒有在美國老家株守安適的田園生計，他倆不顧親友反對，遠渡太平洋到中國為傳道而操勞奔波。他們肩負的聖工，無法躲避，也甘心犧牲，奉獻了五十多年的歲月。他們先人都沒有為基督教工作的史實，後來養育的子女中也沒有一人繼承父志。雙親是美國那一代青年的精神反映。當時南北戰爭結束不久，在灰燼中尋求團結，也有充分的「救世」信心。

家母卡羅蘭櫻到中國時年方二十三歲，一連生了四個子女，其中三個因患染無法治療的熱帶疾病先後夭折，只餘下比我大八歲的哥哥。醫生為安撫受打擊的母親，強令她同美國西維琴尼亞州休養兩年。快滿期時我呱呱墜地，成為屬地的美國人。

很小我就隨着雙親返回中國的鄉居。至今依稀記得寧靜的村鎮街道，樹木圍拱的大宅院，主日做禮拜的規矩鄉民、服從大人和校規的孩童。雖然住在中國，從小我也接觸過許多國家的人士。照顧我家人的醫生是印度人。雖然講英語，也是英國教會的成員，但膚色血液自然不同於英國人。

對面山頂的瓦屋中住了一對異國夫婦，先生英國人，太太日本人。後來我學習許多有關日本的事物而且常常訪問，以至除中國、美國之外，日本是我第三故鄉。我家友人中不乏許多亞洲鄰人，有些來自菲律賓、泰國、緬甸、韓國。在我小小年紀，我接納的世界是以中國為中心，周圍環繞着很多友善、有趣的別國人民，我隨時打算去拜訪他們。

我夢幻的西方世界則以英國為中心。在通商口岸的長江南岸江蘇鎮江城，瀕臨江邊用鐵絲網圈起來的地方有一處英國租界，裏面住着英國僑民，也有少數法國人、義大利人。我只見過偶爾來訪的法、義天主教士和三、四位嬭嬭，在附近孤兒院裡工作。我曉得印度、爪哇在何處，但法國、義大利，甚至英國位於何方，我就毫無印象了。我和中國小孩遊戲時，他們管這些西方人叫「洋人」，實際上是潛在的敵人。「洋人」在亞洲做過許多壞事——美國人沒有。中國小遊伴也知道美國人是「好人」。美國沒有佔據地方，鬧饑荒時送過糧食。我當時是接受這種兩分法的，也不跟歐洲人為一夥。我們玩的官兵捉強盜，總歸是中國聯合好朋友亞洲人跟西方列強對抗，我的任務只等戰事打得最激烈時出來勞軍，以糧食與援軍來支持常勝的中國軍隊。

### 乾侄女故事入童話

介於東西兩世界的中間有我乾姐姐彩雲存在着。我尚未出世的多年以前，雙親曾住過江北運河邊一個內地城池。半夜裡我母親應召去到一家

大宅邸，那家太太快死了。當初父親和那家老爺因傳道而成好友，因而母親也與太太相知頗深。大太太自知將一病不起，生怕女兒在小妾手中受罪，臨終時托孤吾母收養彩雲為義女。自我有記憶起，彩雲已嫁人，生育好幾個女兒。吾母把彩雲養大，讓她畢業於教會女校後，為她作主選擇父親助牧的兒子跟彩雲結了婚。他們後來婚姻美滿，男的克紹箕裘在教會服務。唯一缺憾是女兒接二連三出世，一共生了六個女孩，人們交頭接耳說為何信教的只會生女兒。第三胎養了女兒，教會同仁就祈禱，以後的疑問是何以上帝不聽從我們的禱告。我父在迷惘之餘一天有時會三呼，「呵，菩薩！」乾姐姐彩雲受的委屈最深，其實又不是她的錯。

我喜歡跟乾侄女們在一起，老大、老二和我同年紀。有時下鄉去她們家，我們玩得真痛快。後來我把這個故事寫了一則童話題名「中國小鄰人」(The Chinese Children Nextdoor)。故事有一個皆大歡喜的結局，因為彩雲的第七胎一舉得男，以後就不敢再生了，生怕第八個又是女的。據說印度聖雄甘地有一次臥病在床，有人讀我的童話故事給他聽，使得他哈哈大笑。可能這種情形在印度也常見。

我小時候，人們口中的權威人物是坐鎮北京的慈禧太后——百姓管她叫「老祖宗」——太后老佛爺」。我那時並不知道太后不是中國漢族人，而是滿族。人人清楚她的模樣，烏髮、黑眼珠，北方人有的細膩、白淨皮膚。她個子不高，穿繡花緞鞋，滿式中段高跟，黑髮堆成高髻，戴上滿

清貴婦后冠所以顯得個子高。當她駕坐紫禁城乾清宮墊了幾階的金鑲孔雀寶座時，上過朝的人都說她有男子漢高。她精心計，重榮耀，眼珠一瞪，令人戰慄。

### 慈禧當政那些年代

我記不起何時才知道慈禧太后並非漢人，許多中國人認為清朝是異族入主中華。那時我認知滿族有勢力，因為通都大邑都有滿人劃定區，江蘇鎮江也有一處。它位於城邊，以高牆圍起。前門有警衛站崗，未得許可無人可以擅入。滿城並非監獄，只因滿人與皇族同宗，也算吃糧官員，需加以保護。實際上無異是豪華的監獄，也是中國同化得勝敵人的古法。滿清一六四四年入關後征服內地，中國人未曾抵抗。百姓待以消極、溫和的好奇心，對征服者真正抵抗是後來在暗中的事。等到滿清得了天下，中國人說服他住進皇宮自得其樂。新貴越是大吃大喝，百姓就越高興，要是滿人學會賭博、抽鴉片、討細姨，那就更好。莫認為中國人寧願受人統治，受人宰割。漸漸滿人被說服住在每一城市特別舒適的區域，置有警衛以防暴民突擊。這意味滿人和漢人分治，滿人又不事生產，不管政務，於是官府均由漢人充任。滿人變成百姓飼養的寵物，像名犬、寵貓。人們知道一旦退化作用告成，中國革命會一舉成功推翻王朝有如推倒一座腐朽的建築。中國有革命的傳統，每一朝代不是被異族就是為本地革命所推翻。

我八歲時還不知道滿清的皇祚已來日無多。

我的童年世界安如磐石，住處又非常寧靜。可是當我出世前，太后老佛爺跟他獨子小皇上光緒已鬧得很彆扭。家有獨子的太太很同情西太后，這一類孩子多半任性、聰明、挺帥又具反抗的天性。雙親關起門聊天就把光緒帶跟我八歲的長兄相提並論。我三歲大不懂事時，他被送回美國唸學院。他有時好久沒有家書使母親失眠，不知他在遙遠的家鄉做甚麼。

至於西太后在宮中發跡的過程普通人都耳熟能詳。她本是咸豐帝的貴人，不久成為寵妃，生了皇子後，母以子貴升成西宮皇后，但是與東宮皇后相處極好。據說二十五年之間，東西兩宮從未動過口舌。她們性格迥異，東太后恬靜收斂，知書達禮，與人無爭。西太后在咸豐去世後成為攝政者，主持朝政，對政治有興趣，各方面都很活躍。

咸豐是在「飛箭輪」事件釀成英法聯軍之役不久，戲劇化的突然逝世的。我當然不知道這些前朝事，那時我尚未出生，乃是教我中文的老師孔先生講給我聽的。孔老師一口京片子，我喜歡他講古。除教書他就把英法之役原原本本告訴了我。這些點點滴滴的事故左右了中國的大局。

約在一八五〇年代幾個中國有冒險性商人買了一條貨船名為「飛箭輪」，在香港入籍為英國船。有時載運私貨在廣東各港口闖關。粵督葉名琛發憤肅清沿海私梟抓了許多船隻，「飛箭輪」也在其中，拆下英國米字旗，把華人船員下了獄。

英國人聽說米字旗受辱遂大興問罪之師。葉

督知道鴉片戰後英人氣餒甚盛，只得把船員交給英國領事，却忘了爲撕旗事道歉。中國人從來不把旗幟當一回事，以爲是裝飾的標誌。英國領事大怒，掀起戰端。軍艦闖入珠江捕走葉名琛總督，送往印度，後來竟病死獄中。英國邀約法國、俄國、美國組成問罪之師，但只有法國派軍艦北上攻打大沽口，以廣西發生教案，法國傳道人被殺爲藉口。英法聯軍自津沽登陸直入京城。咸豐帝后偕幼兒同治逃難熱河避暑山莊。咸豐突然死亡，遺下西太后和同治太子在熱河。

事急不容哀泣，又怕野心客趁機攫取皇位。咸豐弟弟恭王在北京與英法軍官斡旋，終於簽訂和約退兵。西太后携子回鑾，使幼兒登基是爲同治。此後數十年太后即緊密控制着皇位從未鬆過手。

以後東、西兩宮垂簾聽政並罷黜鋒芒畢露的恭王。直到同治十七歲親政，大事一直由西太后做主當家。後來太后命同治與一美麗滿洲姑娘成婚。三年以後同治向無子嗣却突然染患天花死亡。皇位再度虛懸。

這時舉國議論紛紛，有人主張推倒兩宮太后另由漢人出主朝政。西太后再次迅探行動穩住大局。她命直隸總督李鴻章率騎兵四千連夜進京勤王。三十六小時之內勤王軍隊入拱皇城。西太后獲得軍隊支持迅速從妹妹府中抱走三歲內侄到皇宮登極，改元光緒。

光緒登基也在我出世以前，我只知道他當皇帝以後爲太后惹出不少麻煩。我假定西太后已想到退休自娛晚年。她喜歡繪畫，也愛蒔花，對於

鳥兒和家畜寵物更是熱愛。她常常在頤和園遊山玩水。不過她仍不放心光緒迷戀西洋事物的興致。

從小光緒帶就喜歡外國玩具，稍長他涉獵有關鐵路與機器學問，希望有一天使中國像西洋一樣現代化。而且不乏有同樣見識的人，包括太傅翁同龢。於是保皇黨漸成氣候，瞞着太后，計畫變法的策略。於是百日維新帶來數十道革新的上諭，包括開學堂、辦鐵路、訂法制、更習俗。事必須從新變革。朝臣分爲保守與激進兩派。舊王公大臣又請出太后來制止維新派的變法。

西太后再次以迅雷手段制壓光緒的變法。當時我尚年幼，又和京都隔好幾個省，只記得戊戌政變次晨消息傳來光緒被囚於瀛台，大臣六君子被斬首，只有康有爲、梁啟超乘隙逃出。外國使館的反應一片沉靜，因爲他們也反對維新唯恐會灌輸民智，將來對外國人不利。

## 反洋風氣與義和團

本來是渾然一體我的中外兩個世界，從一九〇〇年開始變成涇渭分明。小朋友不再找我作玩伴，我家門可羅雀，從前川流不息前來拜訪的友人，逐漸冷落到終日無人上門。甚至教室中班友也不再跟我同桌。母親見到我受到委屈就告訴我實情。她說，這和美國人毫無牽連，因爲我們既未虐待過中國人，也未強佔土地或開闢通商口岸，是別的白人做的壞事讓美國人也受連累。仇恨的氣餒在傳播，危機悄悄從華北傳向華中。做爲百姓主宰的太后老佛爺存心憎恨西洋人，蓄意把

白人統統清除掉好恢復閉關自守的老樣。

我記得那年盛夏傳來惡耗，山東發生大屠殺，傳道人全家老幼一齊被殺。母親聽到小孩也遇難的消息嚇得臉色蒼白。雙親決意我家必須撤往上海。父親一直不信太后會溺愛義和團拳匪到這種地步。拳匪憑法術可以刀槍不入，作爲「扶清滅洋」的本錢。太后怕的是洋人的槍砲利器，既然有人可以不怕槍砲，樂得讓他們一展身手。這些年受洋人的氣還不够嗎？法國制服了保護國安南，又租到廣州灣，英國強租威海衛，德國取得膠州灣和青島，俄國租得大連港。名義上是租借實際上無異於殖民地。

太后知道庶民納稅很重，可是建海軍的錢已經挪用來蓋了頤和園的石舫，也知道大小臣工宦囊中飽納貪污造孽的錢。當她自覺人們疑慮她和大臣的過錯時，便設法轉移民衆的憤怒指向洋人。不顧臣子的規勸，她竟然任聽義和團膽大胡爲。光緒帝這時仍以待罪之身囚在北海瀛台，維新的臣子早已星散。

## 從鎮江到上海避難

記得是個萬里無雲的夏天，我們全家離開住地鎮江搭乘英商公司的汽船，沿江而下駛往上海。因爲很少旅行，我很喜歡這一趟江上的遨遊。輪船上十分清潔，小小的大餐間，玲瓏的客艙，身着雪白制服的華籍茶房。船長是個蘇格蘭人，我見到他才覺得羞怯。汽船的運行使我特感興趣。我看見綠油油的江岸緩緩滑過，我們晝夜在沿江碼頭靠岸。有一晚我睡在艙床上聽見悵悵的

二胡演奏聲，那幽怨的旋律至今難忘。

在上海我們寄居靜安寺路底的巷弄裡，有如難民，斷續的事情發生使我無法憶出細節。只記得上海比鎮江鄉下炎熱難當。在鄉下佣人擔水用大鐵盆洗澡，在上海我第一次看到龍頭裏冒出來的自來水。

我記得跟鄰居兩個英國女孩學會了跳繩。也常接受同街堂一位葡萄牙太太請我去她家喝下午茶。有一次穿著漂亮的白女衫我一不小心摔了一跤，跌在她家門口，她連忙用紗布為我包紮好。可是肘拐處終於留下一塊疤痕，作為她善意的紀念品。

母親帶我逛過跑馬廳，其地華洋雜處，個個雄心萬丈的賭馬，我們是純為好奇，並未參與賭賽的活動。有一次母女二人去過黃浦江邊的小公園，那兒的假山石引起我非常的興致。我拾級而上爬到頂部有個石雕小男孩，手撐石傘，流水永遠不斷的潺潺滴下來。

中國那一年苦難重重，我却留下這些點滴瑣事。在上海逃難最後有一件事使我長憶勿忘。有一天我跟母親上街，路上行人熙熙攘攘。忽然有個中國大先生堵住我的去路，他身穿藍色長袍外罩黑緞子背心。擋住我面前的是他那根又粗又長的大辮子，在尾部用絲線打了一個結。我嗅熱難受，大先生一動不動，我萬般無奈做了一個從未試過的小動作。我抓起他的辮子結略微搖一搖，暗示請他快點走，他忽然轉過身來對我怒目而視。我倒沒被他嚇倒，但我母親嚇壞了。我見她面白如紙，連忙向那人道歉說：「她是個調皮的小

孩，真對不起，我會罰她的；請多包涵。」

那人沒有答話仍然悻悻地。我們趕快走到另一條街。母親訓誡我說：「再也不可做這種事，也許會出大亂子哩！」母親從來沒有這樣害怕過中國人，那是一個時代的結束。

## 在兩個世界中成長

我底童年充滿無邊的幸福。許多人熱愛與呵護我。雙親雖然忙自己的事，總有時間留意我。男男女女中國佣人工作勤奮，也慣得我要命，老是寧願違規來幫我的忙。母親若派我一個苦差事做為處罰，我只須裝出愁眉苦臉，我的中國阿媽就會偷偷代我做好。若是戶外的差事，花兒匠或小二子就甘心為我操勞。我母終於發現底蘊，指責他們這樣並非幫助我，而是阻礙我從自律中獲得教訓。他們多半表情驚訝，口中喃喃自語說，她只是一個小孩子，那裏懂樣樣事。紀律與自律是成人的事，小孩不應該受到憤怒的牽累。母親換了一種下人無法代勞的處罰，要我查英文字典，寫出某字的含義。他們就想法子帶糖食和小玩具來慰藉我。一個穿了漂亮紙外衣的泥娃娃，或者一隻竹笛，或竹箸頭上黏着的一隻糖老虎。

有一回我弄壞了花兒匠的鋤頭，剛巧被父親看見，他拷問我時，我故意說謊，引起一頓竹條的猛抽。花兒匠站在門外一個勁流淚，口袋裏還凸着一包花生糖。由於容易沾染熱帶病菌，父母一向不准我吃這種糖。下人們却暗暗帶給我吃，我也照吃下肚，毫無不安，因為我看中國人吃了也沒事，我也許有了免疫力，變成最頑健的小孩

，不像別的白種小孩那麼嬌貴。那時我不認為自己是白人，雖然我曉得也不能算華人，可是我能在市場吃甜食安然無事。

我在兩個世界中成長，小小的長老教會美國淨潔世界，和較大的充滿喜愛却不太乾淨的中國世界。兩者之間少有往來。我在中國世界時講中國話，吃中餐，跟他們一樣思想。我回到小小美國世界時就把界門關斷。

我依稀記得中國世界的情境。近郊青山環繞，遠處是更高的紫色山巒。青山中間是綠油油田疇，四千年來農民胼手胝足耕作每一吋稻田。農家附近的池塘中飼養着淡水魚，家家戶戶養豬、養雞也蓄有水牛。城內街上有成羣的乞丐，除非是來自北方逃飢饉的難民，那些乞丐和城中小偷一樣的職業化。乞丐有他們的頭目，可向店東收取規費，如果店東不按时給錢，會引來最難看的癩痢頭和大癲瘋患者守在門口嚇走主顧。在百姓心目中吃糧當兵的地位比乞丐猶遜一籌。我們鄉下沒有乞丐，來過士兵。我第一個世界告訴我，士兵和文明國家的家庭和生活法規是分離的，他們不算人。女孩見了兵必須拔腿飛跑。

我們鄰居沈老太太也有同感。她說：「當了兵很少不做壞事，因為他們幹的是兇煞行業。」沈家孫女們經我母親的勸說有一個大的去讀教會女校，規定不要裹腳。在當時中國社會女人要是天足就找不到人嫁。大孫女告訴我白天她不纏足，到晚上她會纏得更緊。當時小腳代表美，不亞於漂亮的臉蛋兒。

據說北京西太后有一次召見從歐洲回國穿洋

裝的滿洲公主。太后要她展示她怎麼使腰身那麼纖細的。年輕公主遵命解開衣裳，把緊身胸衣架顯給老祖宗看。

老佛爺慨嘆地說，「就要受兩種罪而言，中國式的罪比較好受些。」

## 中菜水果回味無窮

我憶起當年的飲食不禁神往。我們在鎮江享用的食物雖然簡單，但我總覺得都很好吃。早上離不了水果。除了夏天，有各種柑橘不斷的供應。先是冬天的廣東橘子，農曆年時蜜橘上市，常常當禮物送給我們。然後枇杷和杏子接踵而來。南方的荔枝也很受到喜愛。桑樹果上桌只有很短的時間。等梨子成熟時就快到夏天了。

桃子有大小不同品種，血紅的大桃子、小黃桃，而後是扁平的水蜜桃。末了由大白梨殿後。母親常用希樂百公司的大罈子照美國方法把大梨蜜釀起來。當然也有香蕉、鳳梨、西瓜。西瓜是夏天盛產的水果，但我們決不在街頭吃切開的西瓜片，因為我們知道蒼蠅是可怕的敵人，小爪子上會帶來霍亂、痢疾，或傷寒等疾病。到了秋天，各種柿子源源而來，最後是乾柿，以北京柿餅最有名，外皮撒了糖粒個兒有煎餅大。

我家的美式早餐最為結實，總是供給父親創意的稀粥。由佣人以小磨把麥子慢慢碾碎然後煮成。如今營養學家提倡超等的手磨穀物，多年前我們早已在中國學會了。我家的粥因為先經烘焙麥粉又以文火慢煮所以特具風味，好吃之至。我們用糖拌粥，佐以抹了牛油的烤麵包。煎蛋和熱

餅殿後，我們從美國南方規矩向來不吃冷麵包。大人喝咖啡，是母親用爪哇生咖啡豆自己碾製的。我喝冷開水。至於午晚兩餐就簡便得多。父母成天有繁重工作所以早餐很充實，他們要子女也學像。我那時不在乎其餘兩餐，常歡喜到佣人住處一起吃。他們吃的雖普通却味道鮮美。中國百姓的吃食風味極佳，儘管種類稀少。我甚至更愛吃他們的熱稀飯，佐以鹽魚乾、鹹菜和海蜆頭，加上偶爾切成八片的滷蛋。佣人的午餐有時我吃得最開胃。通常是乾飯，中國白菜、炒黃豆芽和炒肉絲之類。他們無須甜食，因為那是兩頓飯之間進的點心和水果。宵夜我每每跟阿媽共食，把午間剩下的菜回鍋炒一下，佐以鍋巴湯。

多年以後我居住華北一段時間，吃食全然不同，改以饅頭、蔬菜為主食，少吃大米。北方人一天吃兩餐，只在收穫季節多加一餐，多樣化的麵食是一大特色。每當我憶起中國食物的花樣繁多就不禁勾起懷鄉病來。各省有特別的幾道菜，水果，每家飯館有拿手菜，甚至每個家庭有祖傳的食譜，想起食物人們就會津津樂道。

不久以前我在賓州家中和幾位中國友人閒談，大家提起童年時期的名菜菜單，包括——黃河鯉魚湯、西湖醋溜魚、長沙辣鱔魚和牛肉、洞庭湖蝦乾、蘇州螃蟹、北京酸辣魚。

若論美酒最好是紹興花雕、貴州茅台和山西汾酒。論及品茶，一致首推浙江龍井，也提到雲南普洱茶、安慶寧安綠茶、福州鐵觀音和杭州菊花茶。

水果和蔬菜種類繁多，我們只推薦一小部就

有：廣東新會橘子、沙田柚子、山東德州棗子、芝罘蘋果、碭山梨、新疆哈密瓜、北京葡萄、福建福橘和廣東橄欖、湖南筍子和香菇、合浦荔枝，還有南京藕粉。

我們也憶起令人難忘的美食，諸如：德州燻雞、廣州蒸乳鴿、南京鹽水鴨、北京烤鴨、廣東一鷄三味、金華火腿、四川榨菜、西湖菱角、北京酸梅湯、湖南香菇油、桂林米粉、安慶豆腐滷以及安慶醬油。

我們的回憶適可而止，因為「天下沒有不散的筵席。」

## 敬告留學生家長

慰藉 貴子女異鄉作客寂寞的最佳禮品，便是為他們訂份「中外雜誌」。請將 貴子女在國外詳細地址填妥，連同全年訂費新台幣捌百元（折合美金貳拾壹元連郵費在內）。交郵政劃撥一四〇四四號。本社立即按址按期寄書，省錢、省時、更省事。